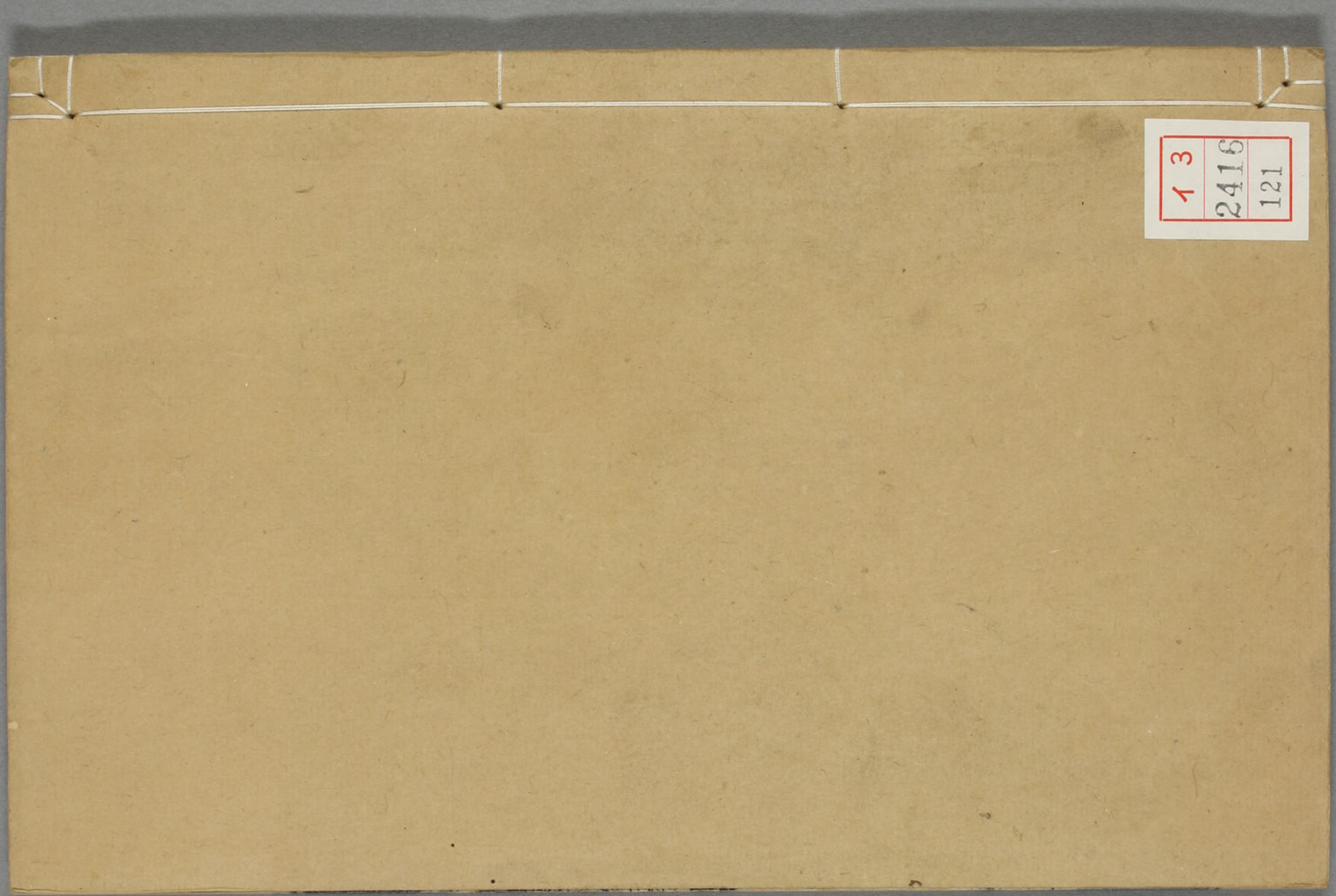
13
2416
121

13
2416
121

笑一

原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莊子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又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半澤文庫

<2004-681>

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淮南子曰夫戴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戴使然也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鄙不聞笑也　桓譚新語曰聞東俚語人聞長安樂則向西而笑　正論曰搔癢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笑二

原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增 莊子曰齊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誤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澤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轀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又曰河伯至北海望洋而歎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則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原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玄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增又曰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始笑而言 又曰季子曰無爲天下戮笑 原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容不悅 增又曰楚子伐吳乾

齊慶封將殺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原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西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堂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瑣語云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于齊侯笑而曰然有之 晉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贖也簡子曰今我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慨然嘗仕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又曰宋愚父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俛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 戰國策曰

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兕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此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輿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蓐螻蟻王大悅 史記曰有璧者盤散跚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璧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

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增又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 原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增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呰屈被榜朔曰南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而大笑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帝大笑 又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班固荅賓戲曰賓戲主人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守窶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原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辨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周爲勸學從事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我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增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有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對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曰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原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鬢一作以錦囊盛鬢雲見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增又曰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擧婢莫不笑　王氏彙苑曰王鳳遇言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荊驢鳴

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
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昭衛尉啼面敘太祖時事舉
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原　晉中興書
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漏麻池共相撲打
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引陽肘
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邪孤往數得卿
拳卿亦快得孤毒手罔大笑　著　崔鴻後趙錄曰桃豹
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
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
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

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跌
下車謝超宗柺掌笑曰落水三公蹔車僕射　蕭子顯
齊書曰張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于密室中屏
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侍妾竊窺笑焉
後魏史曰宗室萇性剛毅未嘗笑孝文曰聞公一生不
笑今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如
此　北史崔贍傳曰詔議三恪之禮崔贍別立一議魏
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曰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　搜
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土蔣陵有大風溫綝

車顧見光在于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繇誅　唐書曰
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
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唐史記曰
鄭縡同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縡笑曰諸君悞矣人
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
萬一然笑殺天下人　又曰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
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
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　五代史曰
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爲鄭珏曰臣有一策願得
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

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
右皆大笑　黃又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爲郡主簿太
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
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　宋紀曰扈蒙有
笑疾雖在上前不自禁　又曰張戩與臺官王韶論新
法不便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
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又曰鄧
綰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
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元史列傳曰
張翥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他日翰林

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不就沙剌班曰先生于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謔諧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　明泳化類編曰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令人名大欲如何諸司傳以爲笑　明詩小傳曰袁景休每向人褫紕謬者以爲姍笑子以海内文章自負景休讀經史喜爲歌詩劉子威大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文章邪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受笞數十不能改口沓舌妄詼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　又曰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謁嵩新鄭旁睨而笑嵩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鬬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雞相與鬬堂而散

笑三

嘻嘻 詩言笑晏晏婦子嘻嘻終吝　易至剭解頤禮父母有疾笑不至剭齒也　不和莫逆莊子強親者雖笑不和反子琴張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　絕倒哄堂世說嵇康琴賦絕倒大笑也　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哄堂則不罰

歡咍　嗢噱文粹笑言入口何歡咍嗢噱笑聲　軒渠　揶揄　劇子訓傳

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注軒渠小兒笑　世說曰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至屬後問之荅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爲後以爲襄陽太守揶揄拍手笑

絕纓　噴飯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東坡遺文與可竹詩與可大笑噴飯滿案

頭沒杯案　影見水中　曹瞞別傳太祖與人譚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鮪膾霑汚于巾幘也　世說陸雲著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回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爰笑爰語　載笑載言　詩　囅然而咍　溺人必笑　史記韓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

胡盧　孔叢子子思謂李音于衛君君胡盧大笑　嚬笑　史記韓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

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解頤　列子事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頤　而笑　局局　莊蒋閭茹蔫蔫季徽于魯君季徽局局然笑蒋閭茹蔫蔫然驚　嫣然　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含睇宜笑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兮善窈窕　衆兆所咍　曰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咍笑也　自笑　史記平原君與毛遂階入　盡氣　東觀漢記初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拾掇間趣誦書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安復施用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卒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隧驢　本傳陳搏隧驢曰天下定矣　笑比河清　潛確類書包拯字孝肅天性嚴肅未嘗以辭色悅人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笑五

增 詩 唐李白詩曰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　又曰
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又曰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
說　又曰美人一笑辛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
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原 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廢倫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
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胷指掌亢洪聲
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譯以相屬若將顛而復往
或頓蹶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噎嗌吟郁伊或攜手悲
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瘦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
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寢一

原 東首　北堂　禮　君子寢恒東首東生氣
古詩　安寢北堂上　有衣無有半

增 警枕　彈丸　宋元通鑑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圊木小枕或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又鏐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

原 目炯炯　腹便　後漢邊韶字孝先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詣讀白帖目炯炯而不寐　漢書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常病召咸教戒不忘恭敬便寐而假寐鉗鬼口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

書　夜以安身　早而假寐　傳　民之主也

增 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　漢書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常病召咸教戒

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語也萬年乃不復言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眠不可近悟便得姦世說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砍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愼此後佯眠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砍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益部耆舊傳何元爲成都令常眠睡其覺寤便得姦許咸畏元之發摘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文侯聽樂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最爲好音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之音寧不知倦焉通鑑宋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疏入夜下七刻帝已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寢二

詩明發不寐詩尚寐無覺詩憂而欲寐也乃安斯寢詩乃寢乃興詩

增熟寢經宿後梁紀岐王李茂貞

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古名將風或有告部將苻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

夜寢屢遷通鑑宋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砦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遽變夜寢屢遷

疾一

增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周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毛詩曰疢如疾首周禮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瘧疾秋時有痎寒疾冬時嗽上氣疾又曰寒暑不時則疾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春秋公羊傳曰御

繫不立惡疾也　國語曰譬之如疾余懼易焉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數生人是故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癘木氣多傴生子多有此疾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腹病府種首疾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

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縱逸必至喪敗　風俗通曰無善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邪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慈蟲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疾二

增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疾大劇四夷

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下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言如有病者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又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吳氏春秋曰齊王疾瘡使人之宋迎文摯視疾摯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莊子曰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潛確類書曰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王不死明矣到已巳當有瘳也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閽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　春秋後語曰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君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詣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

牛而家爲王禱 原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增 又曰晉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光明人有疾病在內揕心照之則知病之所在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主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原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增 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居于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

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爲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說苑曰丙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微時及即位將封之會吉病甚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　又曰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椁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于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瘥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首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原風俗通曰予之祖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彬使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搜又曰皇甫謐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忿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　原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

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魏志何顒別傳曰張仲景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爲故事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幷賜藥物又斷賓客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 晉孔坦傳曰坦疾篤庾氷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氷深謝焉 陶敬士誄曰年在中身疾維痁疾 痁瘧疾也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又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

累息救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南史曰范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淋馬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于背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
都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
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脉謂曰汝
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
之始一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
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

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魏李諧
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
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又曰周裴俠嘗遇疾沈頓士友
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
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
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又曰齊蘭陵
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
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
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唐書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
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綱羅天下藥物亦謂

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前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又曰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脇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脇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　又曰武后集諸言方者與文仲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二十八種上之　又曰郭弘霸爲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羣僚省候弘霸獨後入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又曰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荅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久靡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酉陽雜俎曰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引視通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脈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又曰張萬福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又曰吳湊爲福建觀察使與宰相實參有憾參

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六帖曰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遺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　又曰元和四年李巽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　五代史曰唐王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久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　通鑑宋紀曰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一日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　又曰王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　又曰吕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又曰周敦頤爲虞部郎中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污塵紱邪遂

謝事　又曰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又司馬光卒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　又曰陳瓘卒于楚州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又曰宋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

提舉萬壽觀　通鑑元史天澤至眞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又曰元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尚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元列傳曰紐的該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眞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　又曰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　又曰汪德臣微疾

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又曰敬儼爲中書平章政事以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瘁不能行猶勑書不廢　又曰賀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　又曰邪律希亮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　又曰歐陽元乞致仕不允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延春閣下實異數也　又曰王薦福寧人父嘗疾甚薦夜禱丁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

疾三　疾疫　附

六極　二豎　尚書傳晉侯病夢二豎子　左傳晉侯病夢二豎子自門入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其如我何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居肓膏之上攻之不及達之不及藥不至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徹縣　易簀　禮記疾病外内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之下曾子舉扶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沒

嗌被　去琴　文粹樂頤之病恐母聞不敢呻吟嗌被至破　詳前

祟　左傳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末四支也又曰晉侯有疾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史記司馬相如常患消渴之疾

氣遥　神食　哀樂　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貪惑以喪志　積憂　喪志　積憂成病　左傳非鬼非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革矣　霍然　禮記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革音亟　霍然　禮記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癭欲割之太祖惜之曰十人割九人死達已病

瘨眩　消渴

猶割竟愈 文粹趙羅戰史請之御對曰疳作而伏疾有加無瘳 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痾瘵 禮疚瘣也 沈痾 美疹 沈曰季孫之愛我美疹也 譴癘

病忘 書譴癘虐疾陽里華子中常病忘 列子宋 僞疾 佯狂 吳公子光僞足疾入于窞室又魏祖少游蕩叔父數言于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由惡風苦嵩嵩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瘥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復信爾自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 豪苑韋元成讓爵于兄佯病狂 綿惙 康寧 夢得代裴相讓官表一旦被病無疾也 伏枕 病牀 晉書五福三曰康寧遂至綿惙 豪苑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 杜詩促 欲奮飛病在于牀 劇有病醫者曰以鬚燎灰可治 宋史晉王有病和藥 顛眴 憔悴 揚雄曰臣常有太祖親往視之自爲灼艾 覽痛帝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 灼艾 唐書李勣加煩

顛眴疾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擊虞賦 以露其體 譬厥身 左傳子產云節宣其氣幼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 譬厥身注病也 中膏肓 除心腹 左傳 華不至焉 又楚眞之投牀何益 牀下蟻聲 晉侯病肓之上肓之下華留王曰除心腹之疾而眞其如之何 牀下蟻動 如牛鬭聲 晉書殷仲堪傳 樂廣 爲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見杯中有蛇影意惡之而有疾客問之對曰前在座飲酒見杯中有蛇狀乃復作蛇坐舊處與飲杯中乃是弓影遂豁然而愈 日臻彌留 大漸惟幾 顧命曰疾病曰臻彌留久也 大漸惟幾注幾危也 盤散行汲 展轉伏枕 上見笑二 精神越漾 筋骨挺解 七發曰精神越漾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 又曰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雖令扁鵲治內 不測之淵 似執將棺之木 汲黯之臥淮南 劉禎

之居潼濱並文粹

原疾疫大札移人 盛瘽不去 周禮大札疾疫也移人避灾也 太平御覽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疵復病瘽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不去父母殫之不可離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極哀號不輟十餘旬疫癘消歇家人乃返 晉山人苦疫親故罹灾 盛弘之荊州記沿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草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與吳賈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疾四 疾疫附

原勿藥喜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交相爲瘉詩不令兄弟 徵

壅又既微且壅注肝爲壅 岡詔書言人疾不詔救 三疾戶令諸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大拇指禿瘡無髮久痛下重大瘻腫之類皆爲殘疾痴瘂侏儒腰折一股廢如此之類皆爲廢疾瘨狂兩肢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爲篤疾 三問禮卿疾君問之無算大夫三問之士一問而晦時淫 寬疾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五之 內熱左傳女陽物而陰疾之 寬疾有疾者寬養之又曰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汪徭役也 畫居于內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畫居于內禮記書居于內閒其疾可也 非人不養四時皆有周禮四時皆有瘽疾 重腿傳荀罃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遷于是有沈溺重腿之 未及死左傳張侯渭卿克曰吾子忍之 河魚疾又曰河魚奈何 血氣未動又曰今尹蓼子憑以疾辭官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夢黃熊又曰今夢黃熊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未祀乎韓宣 觀釣天彙苑熊音如來反 趙簡子乃祀夏郊晉侯有間熊入于寢門厲鬼乎子產曰子病五日不知人痛鵲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曰血脈釣沿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而寤寤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

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賜田四萬畝

砥痔 莊子謂宋人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砥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

荀偃癉疽 出著癘病也

不受櫛 唐崔珏與友人云某苦病日食糜不受櫛者數月矣

玉體不安 出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聞太子玉體不安況直眇小煩懥醒醲病酒之徒哉

霜露疾 史公孫弘上疏乞骸骨上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

憂不已 魏太祖讀陳琳檄曰愈我頭風

讀檄愈頭風 魏檄

智囊宿瘤 文粹智囊宿瘤並癭也

頭時有患瘡 晉

呼桓愈瘡疾 史桓

讀詩愈瘡 詩話有病瘡者

髮蓬面黔 劉禹錫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

忘乎垢 夢得詩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

羸頓 柳宗元與退之書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因廢錮連遭讒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

越人殺牲 柳宗元集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十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亦已矣因大食蔽而死

嬰疹疾 韓文況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貰

病居心腹 武平一書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遠而難治

過生患 柳公綽太醫箴飲食資身過則生患

生疾 李珏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生疾矣

設條教 高士廉等父母病皆委去士廉爲設條教

疾疹皋 張上疏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圖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果然

原疾疫 天有災癘 人有大疫 月令

人多瘧寒 國多風欬 並六帖

疾疫方起 人殃于疫

疾五

原 詩梁簡文帝卧疾詩曰沈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詛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葅　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宿幔未懸鈎逍遥臨四注棄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聊喜擊生瘳灾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服祆氣息梁牛隔簾陰翠篠映水含朱榴丹經蘊玉笥元水出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又劉孝威和簡文帝卧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圭璧仁祀盛黄縑禮壇優紺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客　又朱超道歲晚沈痾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伏爐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氷合澗無聲太息與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增 唐韓愈譴瘧鬼行曰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炙師施艾灶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陸龜蒙酬皮襲美病中見寄詩曰逢花逢月便相招忽卧雲航隔野橋春恨與誰同酩酊元言何處問逍遥題詩石上空迴筆拾蕙汀邊獨倚橈早

晚却還巖下電襲美時有眼疾共尋芳徑結煙條　李煜病中感懷詩曰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李建勳病中書懷詩曰落葉滿山州閒眠病未瘳窓陰連竹枕藥氣染茶甌路罷人遮去官須自覓休焉宜更羸老扶杖作公侯　李中病中作詩曰閒齋病未起心緒復悠悠開篋羣書蠹聽蟬滿樹秋詩魔還漸動藥債未能酬為憶前山色扶持上小樓　又秋夕病中詩曰卧病當秋夕悠悠枕上情不堪拋月色無計避蟲聲煎藥惟憂澀停燈又怕明曉臨清鑑裏應有白髭

生　崔道融病起詩曰病起春已晚曳笻傷綠苔強攀庭樹枝喚作花未開　又曰病起繞庭除春泥粘屐齒如從萬里來骨肉滿面喜　宋錢惟演屬疾詩曰積日勞無補彌天疾未瘳馬卿非避事盛憲自多憂目眩花生果心驚蟻鬬牛齲米那浣熱洛笛更生愁拂枕窓風度穿簾隙日流嗽壺從已缺博齒亦慵投發篋尋桐錄支頤動越謳平生江海志夕夢繞滄洲　劉筠問人疾詩曰撫枕悽然掩北軒漢庭誰問馬文園風簷鴟嘯厨煙絶月樹烏驚藥杵喧戲習五禽成妙術學虧一簣阻微言不因九奏清塵起天路應迷簡子魂　又病詩曰

暫困秦王痔無疑廣客蚍職居唐内相宅辟魯東家行
藥虹梁度披襟蕙徑斜香凝虛白室露泫紫薇花氷飲
何嘗熱瓊餐益自加熊經仙有術龜息壽無涯珍簟裁
湘竹輕巾覆越紗逍遥成雅咏屬和有容巴　范祖禹
多疾詩曰多病心牢落經秋鬢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
菊花天舊隱荒江漢新居俯濶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
歸田　張耒卧病呈子由詩曰風葉鳴窓已復朝喚回
歸夢故山遥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戸
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兩芭蕉病深欲請安心術長日
如年未易消　唐庾薤疾示友人詩曰體中初微温來

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頂背
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額如鑑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
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蓬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
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瘴而我自僑居了不蒙濶畧況
子又持養何至亦例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托請作
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陳與義眼疾詩曰天公嗔我眼
常白故置昏昏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
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老從來爲
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　范成大病中夜坐詩曰村巷

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嘗遶臂暗鼠忽鳴琴薄薄寒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咏却似越人吟　陸游病中詩曰風雨暗江天幽窓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壓災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然　又病中戲咏詩曰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足眠睡舊疾害瞻攀雪白紛殘鬢梔黃染病顏疲牛卧斜日羸馬噉枯菅貧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贖衣時已殆貸米歲方艱齋鉢僧嘲薄盤餐客笑慳從今謝還往惟有掩柴關　趙師秀病起詩曰身如瘦鶴已伶俜一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客持經力微尚覺衣裳重才退難徵筆墨靈惟有愛花心未已遍分黃菊插空瓶　翁卷暮春病歸詩曰朝朝風景添吾病亦開簾洗藥花前曬傳方壁上黏力微還省語身老更看驕昨日林僧至茶杯始一拈　徐經孫病中有感詩曰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杯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迴何時得疎散屐齒印蒼苔　文天祥病中詩曰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凡惟便睡挑書正倦行山深明月夜雨我半窓青　熊鉌病中詩曰鏡裏初疑看不真衰顏只恐是他人醫言斷酒方除病母戒觀書亦損神卧

久不知黃葉落起來添出白髭新自梳頭髮斜陽下手脫隨風半禿塵　元薩都剌病中夜坐詩曰江樹花開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客人怪搗藥聲高鄰舍聞惟有工程餐白朮亦無心事對紅裙消愁且喜西樓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黃滑聞子賤卧疾詩曰吾子乃多病何人共解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　郭奎開歲卧病詩曰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遇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丁鶴年病衰詩曰病骨秋增痛衰容日減華臉霞憐竹葉鬢雪妬菱花往事嗟何及歸程望轉賒少年歌舞地此日屬誰家

明藍仁病起詩曰帶緩肌如削巾欹髮半垂故人憐病起稚子笑行遲卻酒憂成醉收書老更痴滿岡梧竹盡尚想鳳樓時　許繼病中詩曰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王紱病中雨夜詩曰不眠孤燭在風雨送淒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併長自應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李東陽病中言懷詩曰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卧寂寥夢繞千山心不定枕欹雙臂力全消籠燈月暗疑無影園雪風稀未滿條睡起忽然忘握髮不勝雲鬢晚飄蕭

沈周病中夜懷詩曰病與憂相併如何老不成少年

猶昨日往事訝前生月共軒窓淨秋將枕席清瘦何消
覽鏡洗面手還驚　又秋夜卧病詩曰雨滿疎燈風滿
堂呻吟聊復對蛩孀老人衣服秋偏早多病衾裯夜轉
長客有遺著因習卦家無儲藥且看方辟除苦望登高
節可奈茱萸未拆房　祝允明卧病詩曰執掌思將適
野情偶緣風火便相嬰懸知智鄙同爲瘧且喜閑忙總
不行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長生醫經士典都
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　何景明病後詩曰病後頻經
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
戀芰荷洛下閑吟辭宦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

三年客腰裏空鳴白玉珂

賦　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
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進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
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
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
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
門乃歸奇于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實明中之皆堅丸以
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
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卧疾賦
曰旅聞禁以永久殂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聊卧

疾以來休是時凍雨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複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褒襜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末呂誨有疾乞致仕表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蹉鑒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疏晉皇甫謐因病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諸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氷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書魏劉禎與曹植書曰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梁簡文帝荅

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
弟邵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爲法暫止褰襜之務
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
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
預赤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
念絶脩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于寶
坊轉金輪于香地法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近
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南
起留滯之恨 書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
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洞竭歸之暮年牽

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骨力不
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序 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
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輒掖左
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迴陌遥山絶
浦其間天枉爲可深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
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
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

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祗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文】呂子達鬱篇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苗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論】孫思邈曰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

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贏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猶急喜怒不節或情欲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

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曹植論疫氣

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羅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奇笑也

泣一

原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佇立以泣　增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示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原　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泣二

原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

歌咏之殷民皆流涕詳麥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晉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孌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原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

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又曰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晉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原新序曰周舍事趙簡

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以墊墳墓既已下嬰兒賢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于是孟嘗君潸然涕泣曰今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詳琴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

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于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荆成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詳舊　史記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注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遣談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今度沙漠爲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

衆滅今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與武訣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注又曰章帝東巡狩祀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霑襟　漢書陳留老父傳曰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宦賢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傷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學故惻然泣耳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對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淚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晉書

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于邙山太祖臨陣瞻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

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初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于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于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通鑑宋紀曰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又曰元祐四年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　又曰太皇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　又曰紹聖中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又曰蔡京自書奸黨碑頒于郡縣令其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恐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

又曰高宗詔韓世忠屯揚州詔

進屯揚州　元列傳曰陳韶孫父瀏以罪流巂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痛見者皆爲之泣下　又曰劉琦生二歲母劉氏陷于兵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無輒歔欷泣下　又曰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沒慟哭頻絶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喪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泣三

成珠　垂玉鮫人泣而成珠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　斑竹　沾袍

相如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　仲尼感獲麟反袂拭面泣下沾袍　仲

若　詩毀其泣矣　潛焉　泣然　又春言鴆之潛焉出涕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雨甚

門人後至孔子問焉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涕淫　史表安忠直每念王室嗚咽流涕　新亭淚　咸陽歌　世說過江諸人每出新亭藉草飲宴周侯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戮力王室收拾中原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又云後魏咸陽王簒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以慰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莫不灑泣　弦歌奏之　悲來填膺　淚下承睫　情因外作　悲自中來　並白帖

泣四

原 泣涕詩泣涕漣漣　禮檀弓涕洟　詩鼠思泣血　泣血詩泣血　朱泣岐路以其可東可西可南可北　泣別贈珠曰孤孑矣恐不復相見

泣五

賦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欷瀝淫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齊景牛山荊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泣涕詩泣涕漣漣　禮檀弓涕洟　詩鼠思泣血　泣血詩泣血　朱泣岐路以其可東可西可南可北　泣別贈珠曰孤孑矣恐不復相見　又涕泗滂沱　既隕之　既隕之　涕洟　國語文伯之母戒諸婦無洵涕　泣岐莊楊　韓子卞和既刖抱玉而泣　泣玉　別蜀蜀宗預聘吳孫

哭一

禮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夫有孰推之者

哭二

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簍豆茵席顏色犁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間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簍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執

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是以哭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駈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秦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于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又曰孔子聞子產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禮記曰伯高死于衞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檀弓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

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問之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間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于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列子曰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悟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大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道拔劒斬蛇後人來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故哭　漢書曰何並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民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乃自強通陟臥未起壹徑入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魏志曰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詳鬬　晉書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又曰王敦起郭璞為記室參軍是時頴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難作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

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袁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袁恥恨發疾而薨　晉書

曰魏舒子混清慧有才行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眞賓客大笑孫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　卑顗奏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陳書

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陳主卒周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纏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鄭人唐衢嘗客遊太原遇屬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又曰山陰知縣陳舜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又曰蘇軾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

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詳翰林院　又曰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又曰司馬光卒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其私親　又曰元郭律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　又曰家鉉翁在元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　元李繭傳曰李繭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繭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　王薦傳曰薦母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深輿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二道　三舉

禮記縣子曰哭有二道有爰而哭之有喪而哭之　管子曰鮑叔饒簒管仲而哭之三舉哀其將死而得之注舉聲也　秦庭　東市　傳申包胥立于秦日泰伯乃出師救楚晉書鍾會辟向雄會死葬之帝責曰王經死爾哭于東市我不問今復云云對曰法立于上教行于下何譬枯骨于中野　號咷　哀慟　易旅人先笑後號咷　晉王珣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所望于法護遂哭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

窮途　委巷　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　檀弓云小功不爲位而哭者是委巷之禮　何常有次　又云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其次注次位也　哭不成聲　又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哭之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惡將會宋之盟被髮而哭之　爲位　易繫子思哭嫂有其次注云繫哭見叔孫易繫而哭注云繫哭受命而出衣其尸被髮而哭故朝夕哭不同舍也　不盡禮　家語衛司徒敬子死夫子弔之主人不盡而退　禮記哭踊有節　非所哀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不成室張老曰歌于斯哭于斯文子曰吾獻文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唐書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白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酒其屍而哭之　戴盆　扶杖　東觀漢記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于遼東乃首戴盆

盆哭于市言如前燕錄高商爲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嘔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　刻木　撫琴　魏志太祖擊黃巾鮑信鬬死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琴不得　書顯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虛座吳郡張翰哭之痛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而去　哽咽　闡干　王隱晉書愍懷太子爲孫趙王倫所害詔立臧爲太孫倫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景無淚　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謂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闡干耳　急淚　曼聲　沈約宋書上令醫術人羊志哭寵姬殷氏志嗚咽絕氣良久乃蘇志時新喪愛姬若我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亡妾耳　列子韓娥因曼聲哭　擁鏁　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遇逆旅人辱之韓娥東之齊糧乏過逆旅人辱之韓娥東之齊糧乏于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說苑皐魚也被褐擁鏁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　捨佩　列女傳鄭人丈夫捨佩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窮途反轍　思從中來　禮自外作　哀戚罔極

哭踊有儀　恩既異于親疏　聲亦殊于往反　並白帖

哭四

增 響師而哭　左傳秦伯素服郊次響師而哭之曰　孤違寡叔以辱二三子弧之罪也　莅事而哭　又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轍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轍將死矣非哭所也八月叔轍卒　原 哀音　禮記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偫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注三曲也偫聲從容也　序哭　周禮注以次序而哭之　行哭　又曰司巫掌有大災歌哭以誄注哭災放國中之道者　哭有悲歌　又曰司巫邦有大災歌哭以誄注哭有歌聲者冀悲以動鬼神　出涕　檀弓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失聲　又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重憂　又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而哀使子路問曰子之哭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盡哀　盡哀而止　晝哭　禮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孔子曰知禮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捕以閭上怒布曰云云恐之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贖欒布爲梁大夫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哭曰文舉捨我死吾何用生爲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後放出魏文帝以習有義布義施大中大夫　增 哭世　後漢書許慶字子伯謝承後漢書許慶字子伯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哀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撫膺所御　沈約宋書劉懷慎字德願爲世祖撫膺壁踊涕泗交流上甚悼之以爲豫州刺史德願曰卿貴姬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哭　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蹊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尚以沮之改惡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

哀切又曰鄭人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

聖一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神異經曰聖一名通一名無不達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又曰睿作聖　禮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　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　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謂聖人矣　禮　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化無方也　禮　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　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霧雨中國有聖人　禮　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禽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元黃殊采見秋蓬孤轉衿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遼禮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　耶律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

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　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　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莊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原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愼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石匏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淮南子曰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嬴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莊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屋之爲幹幪也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窮之

而彌壯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準文中子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翱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斛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涯涘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

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二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

聖二

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　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者莫若廣成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唐　李德裕傳曰道之高

原　淮南子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鷇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
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增史
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罔無異深山
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
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
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

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
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
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增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
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
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考聞
烏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
烏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

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
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　淮南子曰
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
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
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原毛詩序曰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不失其聖也
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
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
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
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左傳孟僖
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史記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魏志文帝令仲尼貫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遐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晉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

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　孔叢子子懸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舍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

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飄飲以爲已辱哉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　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尚也　宋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頤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

原 受圖　加算　尚書考靈曜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一起河圖聖受思鄭康成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圖黃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　河圖黃帝堯乃出圖帝曰凡人廿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凡參人得三萬六千一紀

天配地　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禮記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節

制禮以配地

燭遠　顏延之論檢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絶功外

燭微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徑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檢功大道以至虛

兼應兩忘　祖台之道論云應無有無兩忘

不相無名　史記唐虞相察名先

神化　天行　文子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天行

致用成能　易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又聖人成能

原 應福　孫卿子聖人者道之管也　殷康論易昔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福

增 同欲達節　左傳聖人與衆同欲　又聖達節

倍傑　希天　見上聖一賢希聖聖希天

性理　若鏡　如水　淮南子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

造物　發機　沈昭安陸王碑惟淮南子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形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淳耀　龔明　人物志九徵篇陰陽清和則中徹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鬼谷子聖人立事以先知而健萬物也觀物內篇有一人之人千人之人百人之人萬人之人億人之人

健萬物　兼兆人　內健篇

聖人窩　夫子甕　唐李石續博物志虞虢之間有傳說隱室在巖谷名之爲聖人窟後漢鍾離意別傳文付戶曹孔訴修孔子車自入廟拭兒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佰懷其一以六枚白意

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瓠意名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揩鍾離意即名問伯果服焉藏其一意

原 幽贊神明 殫綸天地 上詳參天註 揚雄五經鉤沈聖人殫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機 隨時舉事 以人隨時而舉事因資下詳聖一莊子

增 宗帝祖皇 德分人 文子聖人而立功 下詳聖一莊子

父天母地 觀物內篇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祖三皇宗五帝也 淮南子精神訓 莊子逍遙遊篇 舜而下祖述堯舜

聖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 陶鑄堯舜 伯仲伊呂 陶鑄堯舜 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 包含萬象 橫廓六合 拾遺記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曰伏羲 淮南子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

人之游也 海不揚波 河無流沫 韓詩外傳詳聖一拾遺記虞舜在位大頻國民來朝曰唐堯時三河俱溢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也此二水有時通壅至聖之世大色俱溢無有流沫

八神授簡 五老降庭 拾遺記禹巡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又孔子生空中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拾遺記禹巡九河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子是耶答曰華胥是大人跡處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子是耶答曰華胥是大人跡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拾遺記禹巡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又孔子生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時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騰跨百辟 鎔鈞六經 李邕宣聖廟碑騰跨百辟孤絕一人 雲門子原道篇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 有子避席 鄭公遠門子原道篇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效有若傳孔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床爲師 史記有若傳孔子弟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若知此座也

欽明温恭 中正仁義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恕曰欽明文思安安禹曰允恭克讓湯曰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太極圖說聖人立極焉中正仁義而已矣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不鏡不將不迎　知終知始　淮南子聖人若

詳聖一鷄冠子　天地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　唐常仲孺文宣王碑辭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賢文異時日月代照　唐李觀謁廟文夫子

五星聚井　三苗貫桑　漢書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　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晉志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

詳聖二韓詩外傳　夢見周公　不贊伊尹　上見論語　唐禮樂志聖人不出恒

文伊尹　簡素爲貴　福慶用昌　唐姚珽傳聖賢以簡素爲貴

古之聖賢和平　織成天地　索獲帝王　天中記聖人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

是臻福慶用昌　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文中子王道篇黃帝軒轅氏得風后力牧而治天下堯舜氏得稷契而治天下湯得伊尹而治天下文王得太公望而治天下武王得周公旦而治天下故索焉帝王之制備矣　唐張子侯曰楊子雲論

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東道西道　前知後知　桓譚新論

西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見之明獨聽之聰　師蜂師蟻　鑄金鑄人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戰蟻置兵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乎曰可鑄歟曰孔子曰聖人體無世說王弼曰聖人體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有所不可以訓矣　言必及有　含之以虛　楊子學行篇或問鑄金金可鑄乎曰可鑄歟曰孔子曰聖人體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　心同止水　孔子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眼如望羊　性理朱子曰聖世家孔子學琴於師襄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睪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其誰能爲此也　出類超羣　左提右挈　性理朱子述旨贊曰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聖人左提右挈原以誠此理聖人之性也　爲本　能化而齊　通書誠者聖人之本又富貴貧賤始要終欲人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　又塞於兩間者無非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

稱其改過　不畏多難　唐陸贄傳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人不畏多難畏無難

爲巢爲杖　同德同波　陸賈輔政篇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生

斧藻羣言　糠粃六籍　莊子外篇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生劉勰原道篇公旦多材振其斧藻羣言孔稱書契業深鑽仰劉勰文心雕龍論奉倩獨好言道嘗以儒術議論奉倩獨好言道嘗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之糠粃也

池露滴華　殿松生陸　初學記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議論奉倩獨好言道嘗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之糠粃也

池露滴符子願足篇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焉而雲生於牖拾遺記炎帝於棣余立標扉之內霏焉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聖德所感陸池丹藥駢生

類情通德　執中含和　周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中記聖人懷天氣而行四海一心渾涵太極太和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中記聖人懷天氣而行四海一心渾涵太極太和也性理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涵太極太和之氣不偏不倚之謂中不過不及之謂和中和即天命之性也

萬世爲土　性理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涵太極太和之氣不偏不倚之謂中不過不及之謂和中和即天命之性也郎子觀物內篇諸侯以四鏡爲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

仁育義正　地平天成　性理聖人在上位而治民事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言如鐘鐘　行則鐘鐘　消息　言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也消息爲宣聖廟碑夫子之道消息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

車車轔轔　經營三代　李嶠尹子三極篇如鐘篇如鐘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車轔轔言則然也

息兩儀　平兩楚　宋玉曰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下見孟子

瑰意琦行　玉振金聲　楚辭行超遺記秦始皇時有宛渠國之人乘螺舟而至始皇與之語及民乘螺舟而至始皇時有宛渠國之語及

冀州異氣　魯國一人　拾遺記秦始皇時有宛渠國之人乘螺舟而至始皇與之語及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絲紛暮布　璧合珠聯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道雖絲紛暮布性理北溪陳氏曰關尹則暮布人之氣稟不同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個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聖人便是稟得這個真元之會來

超軒跨鯨　謝舜揖堯　唐顏思古

聖德頌超軒跨鞏騰周軼漢唐文粹楊植許由
碣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
之不盈抔　廓然見四海　黃石子聖人存之以應事幾
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抔
法言問道篇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
廓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見牆之裏　易詩書春秋
温良恭儉讓　邵子觀物內篇聖人之四府者易
詩書春秋之謂也　下詳論語　饋
樂釣由余　刻像求傅說　後漢儒林謝該傳該去官孔
融薦之曰後日當更饋樂以
賢使由余觀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
又害將奈何乃以女樂遺戎王
余遂去降秦　下詳上聖二
引琴解匡圍　觀樂歎韶舞　琴操子畏於匡引琴而歌
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也五
解而去　左傳季札觀
韶舞曰聖人之弘也
街衢　拾遺記世語曰青
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
青鸛棲於川岳　朱草蔓乎
青鸛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
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

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
民秉彝百穀滋阜聖德所感朱草蔓衍乎街衢　操壺
杓以就飲　執柘杵而上視　上詳上聖二
營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與管仲謀伐
意其是耶　青黎子徵
聖四君子　原

增　衢尊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　四君子
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鄧析子轉辭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
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北四君子者聖人也
感而後應　莊子聖人感而後應動不得已而後起
言而後行　管子聖人擇可
陳大夫言於齊簡公曰君子金道篇陳大夫語魯叔孫
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　有亢倉子者偏得
人部　日讀百篇　抱朴子勗學篇周公上聖

而日讀百篇發矢握矢闕尹子一字篇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而守我不自守席卷羣才唐李邕宣聖碑銘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廣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卷道而不聖人不背時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圍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曰聖

聖五

漢詩宋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曰躋穆穆歌敬止戒奭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顏思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王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鼞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碑唐張謂虞帝廟碑曰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封祀之盛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俗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孚咸若無為而治其舜也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

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
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衍潢高列帝之榮三
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
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
亂而搆乾元掃荒屯而樹眞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
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
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
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羣
嶺辨中黄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
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專午收燼火於丹

衡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宮留紫氣之
書東海搤衣鄒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
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
揆訓録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黄於下邑湛無爲
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覽旌
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
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
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
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
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

良授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
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
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筵黃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
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
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
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契教降赤
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
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
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
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窌昭集隼之庭土

缶驗籟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首於封禺姦澤東浮考
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鉤深玉
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卑矣然
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眞楹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
之迹撓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我將安
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
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
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
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
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時派於齊韓淹中之

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荊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增論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增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藥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丹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磷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庶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

不死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通書曰復爲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書曰野無遺賢　又曰所寶惟賢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又曰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 補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補大戴禮曰帝嚳學尚賢而貴德

原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李周翰作神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李周翰作鍊神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補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曠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有野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蠆蟲蓁藿爲之不採國有

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
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原申
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呂氏春秋曰賢者
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增任子
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已心行道以爲已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
焉歌舞其君之德　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餔粥
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
曰夫絶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

於賢　增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
急也故列土爲壇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
爲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
才也遇不遇時也　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
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仕以敬賢
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
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增通書曰必有恥
則可教闇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皇極內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增漢鼂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霸長　原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足恃　增通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原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增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嘆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說苑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士不中間（謂介紹也）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之均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子曰孟子儘可爲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　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圍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實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惡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惡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惡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漢

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厮役皆天下俊傑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傳喜傳曰喜以光禄大夫養病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今以
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
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
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
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
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唐書元德

秀傳曰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
各以聲樂集河内太守輩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
瓌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蔦
于于蔦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
哉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
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
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肅鞠仲謀郝太沖朱惔李元
馬京何亮衞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
絳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
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郎雍傳曰雍德氣粹然望

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賓默傳曰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波瀾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譽濂於朝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賢三

原順德　樂道周禮人賢制爵則民順德　積禮富

義　任嘏道德論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公儀休事見上賢二）呂氏春秋文侯曰子木賢人也子木富於義

避世　絶俗論語賢者避世　徐整豫章列士傳議郎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爲人沉重謐靜清白絶俗生平常以禮讓先人後己爲行因稱爲賢者　受賞　守節漢書進賢受上賞

左傳賢守節 晉希顏樂孔 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蚤夜觀省以自警策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一篇楊子紆紫懷金之樂不若顏子之樂也内紆紫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 壁立鳳翔 性理上蔡謝氏曰孟子所至又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序位報君 漢書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下詔曰古者任賢而序位叢子子思曰報君者惟達賢耳 德星仁風 續晉陽秋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漢禰衡顏子碑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横於萬國 檀道鸞 中論人賢之爲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 原主神明安社稷 家語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徐幹 敵七國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下獄許昌男子孔璋書天子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周書陰符治國有三常詳賢一 原克勤克儉知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惟汝賢 贊虞顏子贊顏子亹亹在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晉開西孔子 江左尼吾 後漢楊震傳震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晉温嶠傳嶠渡江之後制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歎然曰吾乃今自有 不臣不友 一臞一肥 呂子齊有北鄙騷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淮南子二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而不能致者四人皆以爲上慢史記留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先王之道勝故肥 山中四皓 斗南一人 晉張華博物志堯時有十日上有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山中太子來以爲客上知此四人賢侮人故逃置山中誠令太子使卑辭厚禮迎之四皓采榮於南山 唐狄仁傑傳仁傑薦荆州長史張柬之爲相公則一助也揚雄解嘲四皓爲重漢逢萌傳萌不答太守使捕之吏曰子慶以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後漢逢萌傳萌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 性理

朱子曰堯夫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自家意思　他人丘陵性理程子

帝思子陵　典略荀季和見吾叔度耶

卿見叔度　後漢書嚴光字子陵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經戶披帷　升堂入室　世說素司徒祭經傳盼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豈非名賢乎輒披其帷其人儼然出坐客

升堂入室　小者最勝　門人益親　世說補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既出坐客問謝公曰小者最勝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楮冠藜杖　木枕布衾　唐書陽城傳城嘗以木枕布衾與賓客重其賢爭售之

楮冠藜杖　黧苑原憲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

亦趨亦步　就清就温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　管子賢人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避害

避陽城驛　俯兔暨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俯取也　改浩然亭　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城驛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又祠曹諱羊祜此驛名為避賢郵　唐書孟浩然傳王維過郢州書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城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仵我願避公諱乃更署曰孟亭

剪綵為花　取火於燧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一朝見七十不亦衆乎髡曰夫物各有儔今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其性理程子曰鄒

不爐不扇　為珪為璋　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詩大雅生民篇卷阿篇古賢四始詩大雅烝民篇韓奕篇古賢四始詩大雅烝民篇韓奕篇

不爐不扇　為珪為璋　嘉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　唐文粹梁肅釣臺碑賢哲一靜一動無古無今　文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方正學三賢贊斯文在茲無古無今　春生秋殺

冬曰夏雲性理程子曰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又陳悟贊程明道曰賢哉先生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稷下聚士　圃澤多賢風俗通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

列子　鄭之圃澤多賢

南國有幾　我門不乏　南史王錫傳來聘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學辨如中書者有幾又曰王錫張纘北聞所聞云何不見異具奏聞即勅南苑設宴善明邀論經史錫纘隨方酬對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望又表繫傳繫字愍孫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

無子男　後漢禰衡顏子碑仲尼無爾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唐書張後胄傳帝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胄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竊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府望

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事左右言昕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碑

宋范仲淹傳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典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

司禮

楊子賢者司禮小人司戾注賢者見之碑

宜有後

白帖賢者子孫宜有後也

入室

拾遺記魏文帝稱薛夏曰子所說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觀復為入室焉手制書與題云入室生

不隕貧賤

魏李孝貞傳陸昂曰士固貧賤禮記賢者不充黜於富貴不隕獲於貧賤

必當遠至

世說或問汝南許帝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荀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外朗內潤

載文盈車

晉載文盈車

天爵有餘

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耳擇口擇

揚子法言賢人無擇耳擇口擇衆人無擇馬

松柏為林

唐郎餘令傳餘

聲滿天地

莊子曾子居衛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視如土壇 晁苑詳注閔子曰吾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洞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 反跡合道 關尹子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改名半千 劉昫文苑傳員半千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 滿羞對軒冕 初潭集素滿侯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疲暮逢君 晁書詳注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賢者常不遇 孔帖韓愈與崔群書曰賢者常不遇不肖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彙得 顏苦孔之卓 楊子或問曰顏氏子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之操不娶無子東坡志林九江陳前比魯山道州輔之有於陵仲子也魯山道州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古多此賢

賢五

唐詩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拳拳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翼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

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暖暖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寶賦唐謝觀以賢爲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鍔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眞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有靈蛇以鑒奸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遮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敎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禍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況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顚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

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增詔北周蘇綽爲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冀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仲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

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增書唐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閽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令愚者至閽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尸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

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韓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漢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砥砺及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原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康原憲贊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摯虞左丘明贊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增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孫楚顏回贊曰東野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子猶考

增唐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嚴後果然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嚴羣雄君勞臣惕荒戹阻闢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

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志豪氣雄手決百川注之使東剖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授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徃藏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常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

來者

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戒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爲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

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眞賢者乎　明宋濂九賢遺像記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九賢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溫公司馬子晦庵朱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也

碑漢禰衡頹子碑曰在東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